

永樂北藏



永

樂

北

藏

趙樸初題



永樂北藏第一一四冊目錄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 續前 (本冊卷第三十三至卷第七十 洛三—據十)……………一

辨業品第四之一

此中一類隨順造惡怯難論者作如是言如

上所陳諸內外事多種差別非業為因現見

世間果石等物眾多差別無異因故謂從一

類有多果生無種為先有石等為緣蜂蟻利

且皮屨等眾相差別是誰所為若必情欣有

因論者應言精血為內法因種等為因生外

世別由業生 思及思所作 思即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論曰定由有情淨不淨業諸內外事種種不

同云何知然見業用故謂世間是業非愛果

差別生時定由業用如農家穀田勤正業有

稼穡等可愛果生有盜等事便招

非愛報時等事有便知感報不由現

永樂北藏

順正理論

第一一四冊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三

尊者眾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辨業品第四之一

此中一類隨順造惡怯難論者作如是言如

洛三

上所陳諸内外事多種差別非業為因現見
世間果石等物眾多差別無異因故謂從一
種有多果生無種為先有石等異棘鋒鋷利
且皮黑等眾相差別是誰所為若必情欣有
因論者應言精血為內法因種等為因生外

芽等見由彼差別此有差別故如果等異無
現異因不現見因亦應非有為對彼執故立
宗言頌曰

世別由業生 思及思所作 思即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論曰定由有情淨不淨業諸内外事種種不
同云何知然見業用故謂世現見愛非愛果
差別生時定由業用如農夫類由勤正業有
稼穡等可愛果生有諸愚夫行盜等業便招
非愛殺縛等果復見亦有從初處胎不由現

因有樂有苦既見現在要業爲先方能引得
愛非愛果知前樂苦必業爲先故非無因諸
内外事自然而有種種差別又世現見造善
者少造惡者多然於世間有情樂少苦多可
得以現見爲門非現見成故謂世現見造作
種種淨不淨業爲因緣故便有種種樂苦果
生又見勤修如法行者諸根怡悅心寂安泰
若爲貪等猛饒纏逼行非法行與上相違又
見世間如法行者便得供養恭敬附託非法
行者與此相違由所現見法非法因果足可

比度不現見果因亦見世間與上相違者此
不違理以有餘因故謂見世間有造衆惡而
似感得心懽悅者是先善業果或現加行生
或有由斯招他敬養等應知亦是現不現因
生如有智人爲湯所淪便能了痛因火非水
如是智者應當審思諸樂果生由善非惡又
世現見久習貪等貪等便增慧等亦爾然復
見有不由久習而貪慧等自性猛利智者應
知是先業果若他敬等因惡行生應諸行惡
行皆招他敬等故有許可善巧親密諸現因

緣得敬養者應知以此助餘善業令其有力
能與自果行獵獸等諸惡行時由不正思便
生懽悅妄自慶慰謂爲樂者是造業時非受
果位有業法受現在雖樂而感當來苦異熟
果是故智者應善觀察勿耽小樂而招大苦
又見戰等殺害爲因便蒙賞賴財位者此
亦爲緣助先善業若異此者應俱蒙賴或害
己朋亦應獲賞又同事業所獲有殊由此應
知現士用等但能緣助不現見因令彼能招
敬財位等又見有造淨不淨業而現獲得毀

讚衰利與所造因相違果者應知此爲餘業
所伏未得自果但爲他緣非倒無因世間生
起又彼既許世所現見種等爲因能生芽等
故無因論理自不成又不可言有情身等但
由現在加行力生如芽等生唯從種等以外
種等生芽等時非離有情業增上故又若諸
法無因生者則應一切由一切物於一切時
一切生起何須計度種等別因諸芽等生可
由業力毒刺等物應非業生以非有情所須
用故此難非理現不現見麤細有情所須用

故又所須用種種不同謂令有情衆同分等
生住增長皆名須用設非所食須用義成若
諸世間內外差別皆有情業增上所生何緣
鉢特摩唄鉢羅華等色香美妙非有情身由
諸有情共不共業所生諸果有差別故謂諸
有情造共淨業生蓮華等美妙色香共不淨
業生毒刺等由不共業感有情身雜思業生
故有淨穢與蓮華等不可例同理必應然以
諸天等純淨業感故彼內身及外資緣皆同
美妙然不肖者以見世間樂施者貧苦慳悋

者富樂便增邪見謂果無因此由於田及思
數習所得異熟增上等流果差別中不了達
故謂有先世於良福田暫植施因故招富樂
然不數習能捨物思故於今生仍懷慳悋若
有先世數施非田則於今生貧窮樂施於如
是義何致愚迷故由有情先世業力及現士
用二種世間差別果生理善成立惡因論者
作是詰言如何定知害得非愛果不害得愛
果非此相違應從二因各生二果此如前釋
前釋者何謂世現見造善者少造惡者多然

於世間有情樂少苦多可得如是世間諸有情類多行殺害少持不殺如其愛果殺害所招則應世間樂多苦少既見不爾是故定知非殺害因能招愛果又見甘苦種子爲因如次能生甘苦二果非相違故如是若造苦樂他業如次應招自苦樂果非此相違豈不世間毛蒲角簞雖別體類而見相生如是亦應苦樂他業如次能得自樂苦果此喻不成非所許故見穀麥等果似因故謂許蒲簞從自種生毛角但能爲其緣助如穀麥等雖自種

生而現見從水土等起故彼所引同喻不成又見世間求富樂者必勤利樂有德者故若如蒲簞從異類生應彼爲求當來樂者於有德者令苦非樂既爲求樂勤利樂他故殺害因不招樂果又彼所說應從二因各生二果理不成立因無差別而能別招愛非愛果曾不見故謂曾不見無差別因而能別招愛非愛果但見無別從無別生是故不應作如是計淨不淨業各招二果若必爾者不見有餘異熟因故淨不淨業所感之果無差別故則

應一切有情業果皆無差別然無是事若許
爾者持戒破戒無差別故精勤修學即爲唐
捐然不應許又若爾者應殺生故於善趣中
同時俱受長壽短壽二種異熟離殺生者爲
難亦然如是行盜及離盜等並應俱時受富
貧等亦不應執雖不俱時有二果生而更代
受非因無別生別果故又曾未見有異熟因
生異熟已猶有功力能招別類異熟果故又
見有處愛非愛果壽長短等有決定故若從
二因各生二果而更代受是則應無愛及非

愛壽定長短受苦樂等決定差別然現可得
或定長壽或定短壽或定多樂或定多苦是
故無容二因更代各生二果豈不有情皆愛
自命應在地獄亦愛命長如是便成因果翻
對無如是失以造業時能辦多事故受果位
亦有種種差別果生謂造業時諸殺生者令
他受苦隔斷他命令他怖畏失壞威光故受
果時有三相似謂苦他故於地獄中受極重
苦爲異熟果斷他命故於善趣中受命極促
爲等流果壞他威故感外藥物皆少精光爲

增上果故無因果成翻對失若爾便應許殺生業感善趣果不爾不許感善趣中異熟果故謂善趣壽淨業所招然彼殺生爲其災害令其不遂全與自果故說殺生能招短壽設有惡業感善趣中異熟果者非愛果攝是故亦非因果翻對有執祠祀明呪爲先害諸有情能招愛果非汎爾害故無前失若爾呪術或以厭禱令遭熱病乃至命終應許此殺能招愛果此呪術等非欲利樂所害有情祠祀明呪意欲利樂所害羊等故能害者雖害有

情猶如良醫不招苦果脫生死者亦以利樂蟲蟻等心害蟲蟻等應招愛果非以明呪或以刀杖同爲利樂殺害有情果容有異如能殺者要依自心善惡有殊得福非福如是所殺羊等蟻等應由自心得福非福非由強殺令彼福生以之爲因當招愛果如脫生死者害他有情不爲善果因但招惡果如是祠祀明呪爲先亦應唯招非所愛果良醫於彼非同法喻以諸良醫爲欲利樂諸有病者勤加救療令他安樂現非後生醫及傍人知功驗

果雖令病者暫苦觸身而彼良醫不生非福然彼自許羊等愚癡不能了知福與非福既被殺害現苦難任雖說未來當招愛果而能殺者及彼傍人俱不現知亦無理證故所引喻非與法同殺者傍人雖不現證而由明論定量故知祠祀害生不生非福寧知明論是定量耶以明呪聲體是常故謂諸明論無製作於中呪詞自然有故能爲定量唯此非餘爲明論聲獨是常性爲許一切聲皆是常若明論聲獨是常者無定量證理必不成現

見餘聲耳根所取是無常性諸吠陀論亦耳根得應是無常若一切聲皆是常者應非定量唯明論聲以許常聲爲定量故許皆定量便失本宗唯明論聲是定量攝又非覺慧所發音聲唯可耳聞無定詮表既許明論非覺爲先是則亦應非定量攝又若明論聲體是常誰障彼聲令不恒得曾咽等處互相擊動顯明論聲此聲雖常顯緣闕故而不恒得此聲不應爲緣所顯能覆障法不可得故現見瓶等被闇或餘所覆障時要假明等除其覆

法三

七

障瓶等方顯未得聲前能障聲法都不可得
寧容可說聲不恒得由障未除故彼所言唯
憑妄計又世現見顯因雖別而所顯物相無
改轉然明論聲隨緣聞異謂隨幼壯老胃咽
等擊動發聲聞各有異故不可說聲由彼顯
又聲離能顯異處可取故謂離一顯處別處
聲可得非所顯物離能顯因別處可取故胃
咽等於吠陀論非能顯因又此中無同法喻
故謂如何物先隱誰顯此如瓶等明等顯發
理不應然非極成故謂且應審為即聞瓶先

被聞障今為明顯為在聞瓶無間滅位有別
瓶體與明合生故此中無極成同喻設許明
論被顯如瓶則應如瓶是無常性以彼自說
瓶是所顯及無常性此亦應然又應樂等同
此執故謂此聲發現從自因然執此聲非生
唯顯樂等發起亦從自因何故不執非生唯
顯故一切聲從自因發應如樂等非顯唯生
是故彼言明論中呪無製作者故體是常能
為定量有言無實若爾應說諸明論聲至教
所收故為定量謂明論說可愛果等是諸大

仙至聖所見彼傳說故至教所攝若順便獲諸可愛果違便現遭不可愛報不爾汝等所敬諸仙所證至聖非現量得亦不可以比量准知故彼傳說非至教攝謂汝所敬大仙所見明論所說可愛果等汝等曾無能少現見可以准驗所說非虛由此比知彼證至聖驗所傳教是至教攝故汝所說是愚敬言詎能了知真至教相且如仁等所敬大師所證至聖亦非仁等現量所得而許至聖彼所說教是至教攝餘亦應然何獨不許此例非理我

等大師有至聖相現可證得准相比度知證至聖驗所說教是至教攝何等名為至聖之相與此相合至聖性成證彼所言是至教攝失虛誑語因貪瞋癡我等大師圓滿證得貪瞋等過皆畢竟盡由得此盡故成至聖所以發言皆至教攝師過永盡何理證知能圓滿說永盡道故謂我大師能圓滿說永盡過道由是比知貪等諸過皆畢竟盡如何知此道能畢竟盡過能障解脫得因由此暫永離離若法能障衆苦盡得由所說道能暫永離離

此法故便能證得貪瞋癡等諸過永盡此能障法其體是何謂能執我即是我見諸外道輩皆許有我故彼不能解脫我執以諸我執離無我見畢竟無能令止息者然正法外所有諸仙皆無有能正說無我無此教故不離我執以於我執不能離故便不能證貪等永盡不證永盡容有虛言成就彼因貪瞋癡故由是汝等所敬諸仙實非大仙亦非至聖非至聖故彼所傳說明論等聲非至教量以彼非量故我先辯於祠祀中明呪殺害非得愛

果其理極成由是彼言祠祀明呪爲利羊等雖害有情猶如良醫不招苦果如是所說理定不成彼既不成唯此所說世間差別由業理成然此頌中言世別者依第六轉謂世之別或第七轉謂世中別此所由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者謂思所作即是由思所等起義應知思者即是意業思所作者即身語業如是二業於契經中世尊說爲三謂身語意業如是三業隨其次第由所依

自性等起故建立謂業依身故名身業業性
即語故名語業此業依意復與意俱等起身
語故名意業此中已說意業自性謂即是思
思如前辯身語二業自性云何頌曰

此身語二業 俱表無表性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諸業中身語二業俱表
無表性故本論言云何身業謂身所有表及
無表云何語業謂語所有表及無表復有何
緣唯身語業表無表性意業不然以意業中
無彼相故謂能表示故名爲表表示自心令

他知故思無是事故不名表由此但言身語
二業能表非意何故經言諸愛者表即是意
業此有餘義爲顯意業雖體非色由愛成麤
謂愛俱思雖體非色相麤顯故如身語表能
表自心令他知故實非表性假說爲表故經
但言諸愛者表即是意業即是由愛所逼迫
者明了動心法即是意業義若此經言愛者
意業體即是表可舉此經以顯意業用表爲
性如是且辯意業非表亦非無表以無表業
初起必依生因大種此後無表生因雖滅定

有同類大種為依故後後時無表續起諸意業起必依於心非後後時定有同類心相續起可意無表依止彼心多念相續以心善等念念有殊設無表思同類續起如何依止前心意業可隨後念異類心轉非有意業心不相應故意業中亦無無表是故唯有身語二業表無表性其理善成上座此中作如是說如何可說剎那滅身有動運轉名為身業以若有法此時此處生無動運轉即此時處滅若不許如是無剎那滅義如是語業為難亦

然非對法宗許動運轉名身語表所以者何
頌曰

身表許別形 非行動為體 以諸有為法

有剎那盡故 應無無因故 生因應能滅

形亦非實有 應二根取故 無別極微故

語表許言聲

清三

十一

論曰髮毛等聚總名為身於此身中有心所起四大種果形色差別能表示心名為身表如思自體雖剎那滅而立意業於理無違如是身形立為身業故彼所難非預此宗復以

何緣不立顯色及大種等爲身表耶此等皆
唯無記性故豈不此等如能生心亦應得成
善等性別此責非理此等不隨作者樂欲而
得生故又設離心亦得生故表必待心方得
生故若大種等一心所生如體有差別法亦
應爾故然不可謂一心所生有差別體成差
別性復云何知身語二業有善不善契經說
故如契經言諸有染污眼耳所識法彼具壽
爲非諸有清淨眼耳所識法說亦如是復云
何知四大種等唯無記性亦由經說如契經

言或有一類身住十年乃至廣說說心意識
異滅異生有設難言諸有表業善等性別理
不應成自類有殊理不成故謂等是身業待
能起心便成無記性或成不善如子或餘執
觸母乳是故身業自類相望差別不成唯無
記性但由心故此有差別即能差別可成善
等此難非理彼此極相似故別相難知如菴
沒羅種等如菴沒羅種所有顯形與竭樹羅
種相極相似雖極相似而非無別以見彼果
有差別故身語表業理亦應然若待能起心